

燕儿，你在哪里安家

■陈德信

俗语云：燕子来，提蒜薹。如今，蒜薹已在大街上热卖，却看不到燕子在院子里鸣叫、飞翔。

前年暮春，似乎比这还早一些光景，两只小燕子便在我的窗口呢喃了！

它们绕着镶着白壁砖、绿玻璃的大楼飞来飞去，时而停平台上、电线上，尾羽轻抖，对视细语，叽叽喳喳，宛如一对已近谈婚论嫁的情侣，那份快乐幸福让人羡慕不已。

多美的地方啊！这里肯定住着善良的主人，是一处风水绝佳的筑巢地。

几经比对，它们选择了楼西侧廊檐下安家。

我甚至为它们欢喜，这对细心的小情侣，还真是选对了地方，这儿风刮不到，雨淋不到，在这里安家，一定会让它们俩幸福美满地养育一窝可爱的宝宝。

选好巢址后，它们便不知疲倦地飞进飞出，不知从多远的地方衔来点点新泥，里面还混有丝丝线头、草叶和羽毛，它们用鼻尖一点点粘贴在毫无拴系和托举的廊檐下，它们的尾羽紧贴着墙面，用足了全身的劲儿，那营建的难度，让高明的建筑师都望尘莫及。我一度猜想它们只是在这里试一试，很快就会放弃。

小燕子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知难而退。开始的两天，垒巢的泥点一次次脱落，在地上掉了一层，它们不丢不弃，稍加休息，又衔来新泥，几经周折，用点点的新泥终于围成一个半圆的弧线，如同人们建房打下了根基，而后在这根基上点点垒砌。

一周多的时间，它俩起早贪黑，同样的动作不知重复了多少次。奇迹显现了——在走廊顶角上，出现了一座新泥未干、半拉小瓢似的新居。两只小燕子立在窗口的电线上欢快地叫着，梳理着羽毛，好像在庆祝新屋的落成。我也为它们欢喜。

过了两天，巢完全干了，它们双双卧在新巢里，探出小脑袋，享受着小家的温暖和爱的甜蜜，即便是有人走近，也不出来。

看得出来，它们对自己的新家是多么留恋和珍爱啊！

它们一定幻想着，不久的将来，小巢里便会多出七八个乌衣黄口小儿来，它们会不辞辛苦地捕食，将自己的儿女像娇嫩的凤凰一样哺育。

然而，我错了，小燕子也错了，错就错在我们把所有的人都想得太善良、太美好。

小燕子的新巢筑好约一周的光景，廊檐

下只剩下了片泥痕，显然是被哪个“友好人士”给毁掉了。巢没了，可怜的小燕子扑棱着翅膀，一次次匍匐在那曾经筑有它爱巢的废墟上，不忍离去。它俩在被捣毁的小巢边，飞来飞去，悲戚泣鸣。那种悲戚像是经过巨大的自然灾害之后墙倒屋塌的人们无助的呼喊。我心生悲悯，也为身边的人痛心和羞愧。你这有灵性的鸟儿，怎么也不会料到，在这个处处提倡文明，讲究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怎么会有人连两只小燕子都容不下呢？

在数日的悲伤之后，它们选择了远离，远离了这个缺乏真情、没有爱心的地方。

小燕子，我为你庆幸，你及时的逃避或许能让你的家族得以幸福地延续。

我在心底默默为你们祝福！

有鸟名飞燕，雄雌自相将。

饮君玉池水，巢君文杏梁。

美人当轩坐，恐浣罗衣裳。

请君驱除之，君怜不忍伤。

……

愿你们找到识你们爱你们的主人，找到一片华屋和玉池，把你们的爱子抚养，在秋风来临的季节，携儿带女拜辞主人，为你们的主人吟唱：愿主寿千岁，岁岁巢君堂。

诗歌



情系雅安

■李培玉

老天何故频翻身，
颠倒乾坤害庶民。
地陷房倾风雨骤，
山崩路阻铁军临。
八方热血驱寒意，
万里洪流送暖春。
哪怕灾魔逞暴戾，
大灾大难显情真。

铮铮铁骨

——写给大地震后的雅安

■杨亚爽

你从泥泞中走来
脚步虽然有些凌乱
但疲惫的脸上
依旧写满坚定的信念

这是一只折翅的蝴蝶
伸展着羸弱的身躯
皲裂的脊背伤痕累累
岁月刚刚消融掉厚重的蛹衣
苍天好残忍
却用一根烧红的烙铁
炙烤成眼前的满目疮痍
山崩地裂
残酷的堆积留下的
只剩断壁残垣

那一双双惊恐绝望的眼
狠狠地戳穿了容忍的极限
没有犹豫彷徨
没有闲暇左顾右盼
抉择似乎在瞬间形成
凝聚的力量
如波涛翻滚般连绵
无数双温暖的手
无数声相同的呐喊
极力托起这沉重的身躯
坚强信心智慧果敢
我们用行动证明
灵魂深处爆发的震撼
是灾难面前
压不垮的铁骨风范

不再流泪了
因为泪水只能追忆昨日的悲伤
却无法挽回丢失的家園
不去梦想了
因为时光不会倒流
无法还原那些稚嫩的笑臉
昂起头颅挺起不屈的脊梁
复兴之路从来不会平坦
默默地让我们彼此搀扶
勇敢接受这严峻的挑战
折翅的蝴蝶
栉风沐血
定会成为涅槃后的火凤凰
迎接她的
是一个壮美的明天

随笔

我有一位名牌大学毕业的朋友，在一家公司做经理，个人能力很强，但做事有些偏激。在工作中，他总把那些出现过错误的下属看得一无是处，喜欢“一棍子打死”，不给人机会，也因此与下属的关系十分紧张。他的父亲是一位老教师，对儿子的性格与行为，老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教了一辈子学的他心中明白，如果儿子长期这样下去，对事业发展将是十分不利的。

一天，我这位朋友回到家里听见父母正唠嗑，母亲说：“这人呀，哪有十全十美的。”父亲说：“是啊！你看咱家墙上这个坏挂钟，也有对的时间……”我的朋友一听，立即反驳：“这个挂钟一直坏着，指针都不转了，怎么会有对的时间？”父亲说：“你看看挂钟的指针指向 10 点 10 分，它在一天中至少有两次时间是对的。”父亲见儿子有些诧异，接着说：“一个坏挂钟一天还有两次对的时候，更何况一个人呢？”我的朋友这时彻底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从此，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与下属的关系变得十分融洽。

由我的这位朋友，我想到了历史上的两个人物。唐朝宰相狄仁杰在任豫州刺史时，办

谁人无过

■曹新旺

事公平，执法严明，深受百姓称赞。后来，皇帝武则天把他调回京城，委以重任。有一天，武则天对他讲：“你在豫州时，名声很好，但也有人揭你的短，你想知道是谁吗？”狄仁杰回答说：“人家说我不好，如果确实是我的过错，我愿意改正，如果陛下已经弄清楚不是我的过错，这是我的幸运。至于谁在背后说我，我不想知道，这样大家更好相处些。”

无独有偶。宋朝吕蒙正初任参知政事时，有一位中央官吏在朝堂帘内指着吕蒙正说：“这小子也当上参知政事了呀！”吕蒙正装着没听见走过去了。和吕蒙正一起的同事非常愤怒，下令追问那个人的姓名。吕蒙正急忙阻止，他说：“一旦知道那个人的姓名，我终生不能忘记，不如不知道为好。不去追问那个人的姓名，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

我们常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况且圣贤也有犯错的时候，我们不是常说，孔夫子还有三回错吗，何况我们这些非圣贤之人呢？但是现在我们有些人的眼睛只盯着别人的过错，他人的缺点，总是拿自己的长处比别人的短处，总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别人都不如自己。要知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人有

长处也有其短板，缺点，对于他人的短板、缺点，我们应用理性的眼光辩证地看待，用宽广的胸怀、包容的态度去容纳。如果我们两眼只盯着他人的过错，久而久之，就会失去很多朋友，树起很多“敌人”，失去很多欢乐得到很多烦恼，你的事业将不会走远，你的心理将不会健康，你的幸福指数也不会很高。与人共事，难免会有摩擦。当别人做有损于自己的事，甚至是贬低自己的时候，当你的下级、同事、朋友有过错之时，你能否做到像狄仁杰、吕蒙正那样不记人之过呢？

狄仁杰、吕蒙正之所以名垂青史，与他们的度量不无关系。古人云：向高处立，就平处坐，从宽处行。意思是，看问题要高瞻远瞩，做人应低调处世，做事应留有余地。古人尚且如此，何况我们现代文明人呢？因此，不记人过，就是以宽容之心待人，以包容之心处世，而不记人过，并非胆小怕事，是一种友善态度，是一种人格修养，一种人文素养和高尚情操，也是和谐社会所需要的一大美德。俄国诗人普希金说过：不会宽容别人的人，不是真正的英雄。

是忧伤还是快乐

■唐小棠

生责备，好端端地愁什么呢？自己低落，别人也跟着不开心，何必呢？打击已经过去，可以结束了，没必要把承受打击时的心情一直保持下去吧！想不通看不惯，我就绕开他走路，免得自寻烦恼。可是现在见到他，无端的亲切油然而生，像找到失散的同志一样，也想跟他一并坐上他的长凳，皱起眉头，一起看周围的熙熙攘攘琐碎琐碎。

是的，我经历了一次失败，彻彻底底的、从内到外的失败。

这次失败把我拉进了可怕的深渊，深渊里面是无尽的黑暗。外面的春光明媚和我扯不上任何关系了，我被困在这深渊里，无休止地降落，离人口越来越远，离光明、温暖越来越远，只有绝望陪着我，落向不知何时能到达的谷底。

我受够了折磨，然后想到死，死亡一定好过这无边无涯的痛苦。

散文

在春暖花开的人间四月，在暖树萌起嫩嫩的绿意、小花开始喜悦地点缀大地的四月天，怀揣一份忧伤的心境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可是，忧伤还是来了，带着蓝色海水潮湿的、微咸的气息。

邻居有一位大伯，算得上阖家幸福，然而一场大病之后，虽然身体康复了，可是突然变得哀愁起来。他终日眉心紧锁，一道一道的褶皱像石雕玉刻一样镶在额上，使那张脸渐渐固定成一张忧伤的脸谱，在流逝的一天一天里始终愁云密布。他常常在屋门前放一条长凳，单纯地、沉默地坐，一坐一上午，一坐一下午，用他看起来平静无波的眼注视着邻里或忙碌或闲聊的身影——就注视着，不说话，更不参与，连最起码的礼貌应酬他都懒得做，只是专心地哀愁着。

每次见他，一不小心就会被他的哀愁感染，世界瞬间黯淡。一旦抽身出来又忍不住心